



曹文轩 | 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Cao Wenxu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rt Center

曹文轩精品集

饥饿的冬季

曹文轩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曹文轩精品集

曹文轩
著

饥饿的冬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饿的冬季 / 曹文轩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3

(曹文轩精品集)

ISBN 978-7-5534-4020-0

I. ①饥… II. ①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777号

J I ' E D E D O N G J I

饥饿的冬季

曹文轩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责任编辑: 刘虹伯
责任校对: 于姝姝 曹 丽
出 版 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社: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插 页: 3
字 数: 113千字
印 数: 1—20 000册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4020-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3-2815984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地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

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



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

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

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

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然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你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目 录 

鸭宝的河 3

饥饿的冬季 29

三角地 57

尖叫 125

会说话的铃铛 159

瞎眼山羊把歌唱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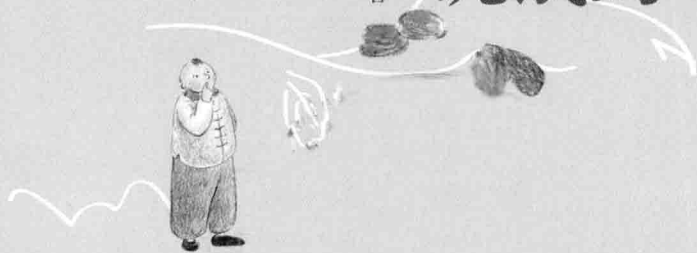
《饥饿的冬季》阅读卡 231



曹文轩精品集

曹文轩
著

饥饿的冬季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饿的冬季 / 曹文轩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3

(曹文轩精品集)

ISBN 978-7-5534-4020-0

I. ①饥… II. ①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777号

JÍ È DE DONGJÌ

饥饿的冬季

曹文轩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排 版: 于 青

选题策划: 孔庆梅

内文插图: 母隽楠

责任编辑: 刘虹伯

插图统筹: 姚 红

责任校对: 于姝姝 曹 丽

封面绘图: 王 冉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插 页: 3

字 数: 113千字

印 数: 1—20 000册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4020-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3-2815984

鸭 宝 的 河



1

清水湾村前有一条河，很安静，水很清，水中的一切都明晃晃的：鲫鱼优美地甩着蝉翼般透明的尾巴，用好看的小圆嘴使劲吮着被水流带到鹅卵石下边的米粒儿（人们常到河边淘米）；一种不知名的、身上有美丽花纹的小鱼，总是成双成对地摇着尾巴，浮上沉下，在稀疏而飘逸的水草里不知疲倦地转圈儿嬉耍；透明得像玉一样的虾，附在青青的草茎上，待腻了，躬起身子一弹，悠悠地弹出老远。水静，水清，岸边老柳树上的花喜鹊，倒映在水中，清晰得看得见飘动的羽毛。有时，花喜鹊突然展翅飞起，水底

的鱼猛一惊，扭头窜游，搅起一溜浑水，可是很快地，水又静了，清了。

这里的人，常爱把这条清水河跟人连在一块儿说。老牙瘪嘴的老奶奶看见扎小辫的小丫头生得干净、清秀，说：“真体面，活像清水河里的水洗出来的。”某个人心地不纯，尽冒坏主意，常做没脸的事儿，就会有人蔑视地对他说：“去！坐到水边，照照你那心，你那腌臢嘴脸！”同样的，某个人心眼儿透亮得像玻璃做的，人们也爱用清水河里的水来比他。

鸭宝，就是喝着这纯净的河水，长到了十二岁。

鸭宝爱这条河。

可是眼下，他却要向它告别，从它身边离去，跟爸爸远走，闯荡江湖去。这一决定，是爸爸前天傍晚在看到他又被村里那帮小鬼头们欺负之后做出的。

鸭宝太老实，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一帮小鬼头就欺负他老实，由一个“机灵鸟儿”出主意，合伙又欺负了他。

“机灵鸟儿”摇头晃脑地说：“鸭宝，你信不信？我会玩‘隔墙拿碗’的魔术。你用屁股把一只碗抵在墙上，我呢，

隔着墙就能把碗取走。你信不信？不过，先得把你两手捆起来。”

鸭宝又信了——他总是信人的话。

结果，被那帮小鬼头又揪鼻子，又扯耳朵，到他胳肢窝里使劲挠痒痒，还往他脖子里灌沙子。他想跑，可又跑不得——屁股抵着碗，手又捆着不能把碗取下，一跑，那碗就会“咣当”跌在砖地上打个粉碎。

爸爸来了，小鬼头们一见，撒丫子就跑，一溜烟儿没了影儿。

爸爸从他屁股与墙之间取出那只青瓷大碗，气得用脚朝他屁股蛋连踢三下，不解气，又拍了他个后脑勺：“你个笨蛋，算是无用到底了！”

鸭宝哭了。

晚上，爸爸在数落他一通“缺心眼儿的木疙瘩”之后，对妈妈说：“这样下去，这小子一星儿用处也没有。我要带他出去练练，闯闯码头！”

妈妈不吱声。鸭宝上不上学，她倒并不在乎，只是一想到让鸭宝跟爸爸出去，心里就不愿，别扭，像被什么东

西堵着。这两年，也不知怎么的，她跟爸爸越来越生分，越来越淡漠了。爸爸出远门，她无言。爸爸大包小包地背着东西回来了，她还是默默的，像一块石头。爸爸挣回来的钱，她别说用手碰一碰，连看也不看一眼，却宁愿自己起早带晚地打草，靠养鸡养鸭生蛋挣钱花。

她望着鸭宝……

鸭宝心里是愿意跟爸爸走的。爸爸常对村里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讲那遥远的大山、大河和五彩缤纷的大都市。他讲得神采飞扬，两眼发亮，让那些挤到圈子里的小鬼头们听得都淌哈喇子。清水湾以外的一个广邈的世界，是那样有力地诱惑着这个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鸭宝。他又是多么厌恶跨进学校的门槛啊！他从不贪玩，晚上，在小煤油灯下抠那鬼数学题，一抠能抠到三更天，让油烟把两个鼻孔都给熏黑了。可是……哎！期末考试，却老是在老师的照顾下，勉强地跨上及格线，让那些尽惦记着玩又拿了好分数的孩子耻笑。在孩子们中间，他的确也太不重要了，分课桌，小鬼头们把只有三条腿的一张分给他，而扛木头盖教室，却尽让他扛大头，他们扛轻飘飘的梢梢儿，还使

劲扭着屁股，呀呀地哼着，催他快跑。争论什么（比如说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只能在一旁呆呆地听着，即使说对了，他们也不会听他的。是呀，鸭宝算什么东西呢？他大了，有自尊心了。他觉察到有人在欺负他，很伤心。被爸爸踢了屁股以后，他更想跟爸爸出去。想想吧，过了半年以后再回来，他知道了多少谁也不知道的东西？他是这里唯一出过远门的孩子！那时，可就气粗多啦，看黑牛和小杏子他们还能乜着眼小瞧他！

可是，看到妈妈眼底发出的那温厚而忧虑的目光，鸭宝把头垂下了。妈妈的话，他几乎每一句总是不折不扣地听从的。他没了主意——他就少主意，用脚趾挖着泥的地面，不一会儿，就出现一个圆圆的小坑儿。

爸爸却执拗地要带鸭宝出去，他铁下心，要把鸭宝练成一个跟他一样有用的男子汉。再说，他长期漂泊在外，一个人也怪孤单寂寞的，他需要一个伴儿。

鸭宝抬头望着妈妈的眼睛。

临到妈妈真正下决心的时候，她却又不愿让儿子放弃他愿意做的事了。妈妈就是这么一个心肠温软的乡下人：“鸭